

# 宽窄巷子 白夜的诗句

智育电影院逸事③

## 上海影人剧团被迫改名

□姚锡伦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上海文艺界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，其中的上海影人剧团即是第一个从上海入川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这个剧团12月2日抵达成都，演出的主要场地就在智育电影院。当时成都市民普遍没看过话剧（时称“文明戏”），加之灯光布景绝佳，大受欢迎。

据说十天的戏票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。造成如此火爆局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便是剧团聚集了当时“明星”、“艺华”、“新华”、“联华”等电影公司的精英。有演《十字街头》《神秘之花》而风靡全国的双栖演员白杨；有号称东方第一老太婆的吴茵；有被誉为“四大名丑”之一的谢添以及胡蝶、刘莉影、路曦等男女名演员三十余名。电影界老前辈蔡楚生指定著名编剧陈白尘、著名导演沈浮以及孟君谋为剧团常务理事，不设团长，而具体负责为陈白尘。剧团阵容十分强大，可谓人才济济。

难怪，剧团在智育西侧的益州旅馆下榻之后，市民便蜂拥而至，都想睹一睹明星的风采。新闻界的采访、报道、花絮也连连不断。当时的《新新新闻》曾以《看看白杨的人们》为题，报道说：智育电影院门前，影迷长长短短，举首攀额欲哭无泪，狂热者相互曰：“看白杨去！”于是鱼贯而入益州，白杨房外，口水横飞，或曰：“我看见白杨了”，或曰：“我看见她的侧面了”。（《新新新闻》1937年12月7日）

在益州旅馆“要求签名的影迷络绎不绝，从清晨到晚上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”，面对这种热情，剧团实在难以招架，只好闭门不出。不得已，便在《新新新闻》刊登启事一则：“救亡演剧队自入川以来，承蒙各界人士热情接待，或设宴欢迎。即日起加紧排练，对各界招待如有方命（违命）之处，请予原谅。”之后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待“智育”舞台改造扩建完毕便正式公演。演出的剧目有《卢沟桥之战》《沈阳之夜》《流民三千万》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，观众如潮盛况空前。每场演出的气氛极其热烈，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融为一体，当剧情进行到日本鬼子野蛮暴行时，观众也跟着高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口号。犹如身临其境，足见剧团演出的魅力。

此外，剧团还在“智育”上演过《汉奸》《醉生梦死》《日出》《雷雨》等话剧。

然而，万万没想到演出不久，剧团竟遭毒手。当时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，三番五次地下“条子”邀请白杨陪他喝咖啡，陪他跳舞。剧团以“团员除集体行动外，个人不得参加任何社交活动”这条“生活守则”予以拒绝。令这个司令脸色丢失殆尽而恼羞成怒，便寻机找茬儿闹事。一日，剧团正在演《流民三千万》，这是一出反映东北沦陷以后，修筑机场的工人和日本鬼子进行斗争的戏。闭幕时，一轮红日在天幕上冉冉升起，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的来临。这时，严啸虎突然从观众席里站了起来大叫：“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，日本的大太阳旗都上台了！”他一边喊，一边叫人封闭剧场，下令剧团三天之内离开成都。给出的所谓理由是：白杨为日本人宣传演出。一出反映抗日的剧目，一个从事抗日救亡的剧团，就这样被严啸虎颠倒了黑白，混淆了是非，真是千古奇冤。

为避免正面冲突，剧团的人只好从侧门撤出剧场。次日，成都文艺界、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在报纸上披露了严啸虎的丑恶行为。后来上海影人剧团被迫改名为成都剧社，演出也一直中断，只是观众所熟悉的剧人的名字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字，如：白杨改名为西门樱，谢添改了个怪名叫西门辣雯，沈浮改名叫俞子之，吴茵改名叫温慈……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相继出笼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本地人对本地景点往往兴趣不大，见惯不惊，缺乏新鲜感。宽窄巷子改造后成为成都一景，我每次去也都是走马观花。

□冯晖 文/图

### 杨婆婆的缝纫摊

仲夏，为了避开熙熙攘攘的游客，我一大早就钻进老满城的巷子里。阳光刚刚爬上如鱼鳞般的屋顶和西侧造型各异的门头，黝黑发亮的石板路上老年人带着孩子匆匆忙忙赶往学校，商贩推着小四轮平板车“咣当、咣当”地给餐馆运送一包一包的新鲜蔬菜，清洁工打扫街头落叶，一群施工人员忙着疏通地下的管道，他们都要赶在第一波游客高峰来临之前把巷子收拾妥帖，亮出这城市的漂亮名片。

来自安岳的陈师傅起得更早。不大的铺面租金虽然每月高达10万元，但这本地特色小吃摊一天的营业额轻轻松松破万元，不说别的，光是那满桌子简简单单的凉粉每天都可以轻轻松松卖上一两百碗。

张采芹故居黑漆漆的大门半掩，规划局退休职工谢大爷一大早就坐在门外竹椅上，一只小花猫在脚边蹿上跳下。早饭前一杆叶子烟，是老人家多年的习惯。整个白天，他会在门口摆一个小摊，慢慢悠悠地摆卖些自己感兴趣的东

西，做生意不图赚钱，权当休闲。窄巷子旁边是井巷子。在成都28中教师宿舍门口，杨婆婆摆了个摊，一部老式缝纫机和一台机械式指针体重秤就是老人的全部装备。因为在宽窄巷子改造前就在这里摆摊多年，文旅集团给予特别关照，她是整个宽窄巷子唯一不用交管理费的路边商贩。



酒吧里的歌手。



闲适的退休大爷。



勤劳的小摊主。



专注的银匠。



人流如织的宽窄巷子。



宽窄巷子的清晨。



宽窄巷子，大城里的老城。

### 与诗人的文字会面

傍晚，天气渐渐凉爽，街灯和晚霞给街道涂抹上迷人的色彩，光影也多了一些变化。星巴克咖啡小楼上对开木窗透着灯光点点，它是进驻这里的唯一一家洋品牌连锁店。独辟蹊径，我悄悄登上三楼露台俯瞰夜幕下难得一见的街景。历经2000多年，城名未改、城址不变的成都，此时渐渐展现它厚重与悠长的一面。

恺庐有宽巷子最气派的门头。羊角是生活在这条街上的旗人后代，许多人不知道，那难以辨认的“恺庐”二字其实就是他钟鼎文书写的。在小院深处，是这位四川音乐学院退休老师自家老宅改建的小茶铺，院子后面有一段老墙，年代久远。

诗人李亚伟的餐馆叫“香积厨”，在宽巷子18号，据说黄焖羊肉味道不错。作家石光华的川菜馆在窄巷子，取名“上席”。隔壁窄巷子32号，就是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。

从民国时期的西洋风格老

门头进去，右边不显眼处是一堵清代老土墙，里面夹杂汉代残瓦。往左，过红色垂花木门是一个敞亮的小院。小院左边是画家何多苓的几件画作和雕塑作品，右边是一个小巧的玻璃书房。再往里走就是酒吧内堂。内堂里素描、装置艺术、老照片、油印诗刊、诗歌手稿体现诗人不俗的品位和审美取向。也许来得早，大堂里只有五桌客人，除了两个男的外，其他居然全是女性，人人手握啤酒瓶。多年都没有走进成都的酒吧了，搞不懂行情，难免少见多怪，感觉稀罕。

诗人不在，只有与她的文字会面。

这个世界的幻觉与渴求  
不单是通过越来越纯净  
但又不得不具体到每一根  
梁柱的现代建筑语言来削弱  
它也必须通过一字一句的文字  
同样具体得犹如一砖一石的  
纸上建筑来丰富

### 钓台依旧，景随人迁

我试图在字里行间找寻诗人与宽窄巷子的感情联系，以及翟永明与白夜的渊源。

坐在何多苓设计的吧台旁，抬头看师进演挂在半空中的一朵云，飘入耳中的是伴着吉他的歌声。这次，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，他不喝酒，怕闹。两人枯坐酒吧，一口酒都没有喝。最终，退了出来，在街边找个茶铺安静下来。

吕历是我喜欢的四川诗人，他对白夜酒吧的评价很有意思，

称其是“在词语的空白处开了一家很物理的化学酒吧”，偶尔诗人会来此“月朦胧，鸟朦胧”。

宽窄巷子并不是一般的商业步行街，作为成都历史文化保护区，在保护传承与改造运营之间寻找一种让人满意的平衡关系。清代兵丁胡同与川西传统民居自然融合，基本完整保留满族旗人生活遗迹，是老成都千年少城格局的珍贵遗存，是北方胡同文化在南方的不可多得的“孤本”。

街道是城市的灵魂，宽窄巷子是成都市井文化在街头的集中反映，原住民生活状态的部分保存是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地方，而众多文人的加盟，让这里多了一份灵韵与诗情。如何剥离喧嚣与浮躁的表皮，品味蕴含其中的原真味道，大概需要几分读诗赏画品茗的心境，像女诗人那样体会一番在雅俗与新旧间自由穿行的快感。

我在“未来”的时间里  
走在“过去”的山水间  
过去：山势浑圆，远水如带  
现在：钓台依旧，景随人迁